

# 写在扫墓归来

□南京 王慧琪

岁岁清明,今又清明。  
清明前夕,我们兄妹几个从各处聚拢来,又站到了父母的墓前。每年的祭品也都是二姐早早就准备好的。母亲生前爱吃蛋糕,至晚年牙齿基本脱落,蛋糕也用开水泡来吃,因此看母亲,蛋糕是必带的。父亲一直爱喝两杯,最后几年因脑梗,医嘱坚决禁酒,晚饭时二姐常以橘子汁代酒骗他。如今我们给他斟了满满一杯,可放开喝了。每人鞠躬,敬三枝香。一只纸杯里放了些米,十几枝香插进去,风中不倒。轻烟飘散,如我们一直不断的思念。这几年文明祭扫,墓园不让烧纸钱了,也就在入园处买一篮菊花奉上,想来母亲会拿去放在她现在的窗前。母亲是爱花的。  
母亲已走了二十三年,父亲晚他十二年。离恸与哀伤在我们心里已然慢慢变淡,更多的是记忆中一些难忘的画面于此刻重又打开。在他们的墓前,我们会谈母亲最后的那些日子,父亲离世前心不甘的最后一颗泪珠。二姐的记性特别好,若干琐碎的细节她全能记得。她每一次讲一遍,我们也就感觉到父母又至面前,完全是活生生的真人。我们还愿意为母亲擦洗她病榻之上依旧微笑的面孔,还愿意推着轮椅带父亲去古城的老街上兜风。可惜上天不给机会了。  
祭拜了父母,几十米之遥,是祖父的墓。他终身未娶,在其哥嫂处终老。还记得我们少年时,他每年春节从老家背来请人打制的大米果,用一只大旅行袋装着,总有

几十斤,火车要坐上几天。  
他年轻时曾在江西的一个林场做工,还领着我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弟弟去山里伐木。那儿的木材便宜,弟弟聪明,无师自通地还会些木工手艺,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,做了不少家具托运回来。老了后叔父馋酒,时常跑到弟弟那儿要酒喝。酒,我们每次都给他拎来。也不知他寂寞时,会否去不远处他哥嫂那儿串门?据说叔父年少时不肯读书,长他十岁的哥哥狠狠骂过他不止一次。现在,哥哥一定和颜悦色了。  
祖父是1968年去世的。当时的墓碑是一块小小的水泥碑,后来我们几个孙辈为他重新立了碑。早些年我和弟弟还帮他在挨着父母的旁边买了一块地,想给祖父改善一下环境搬个家的。后来问了人,说是过了百岁,人就转世投胎了,墓穴不宜再动了。尽管对此说法存疑,但最终还是决定不扰祖父了。只是每次扫墓我们要多跑好些路。  
祖父过世也就在清明前两天,距今已五十三年了,每年我们都会来看他。  
祖父是个好人,应当能算好好先生吧。少时读过私塾,成年后做生意,开过药铺、糖坊,但他不爱聚财,有点钱喜欢做善事接济乡人。1952年他从老家来到长子(我父亲)身边。死前的这十几年,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我们几个陆续出生的孙儿孙女身上。所以某种意义上,祖父在我们的眼里是这世上最亲的人。祖父走的那年,妹妹还不到十岁,她记得的事情不多,但有

一件她一直会讲,说跟着我们在马路上帮祖父捡过别人扔弃的香烟头。祖父节俭,舍不得买烟,捡来的烟头他轻轻揉碎了,捺在他的水烟筒上抽。他还一直交代我们别同父亲讲,他是怕给在学校已做了讲师的儿子丢脸。因此每次在祖父的坟上,除了给他敬酒,我们一定还会点上一支好烟。  
从十几岁开始便走向墓园的路,先是祖父,而后母亲,再父亲、叔父。每过一个清明,也就意味着我们长了一岁,老了一年,及至今日,兄妹几个都往古稀去了。腿迈不动了,二姐的腰背似也有点弯了。相互看看,不免有些感伤。生命真的就是一颗流星,给你运行让你发光的时间真的没有太多。许许多多的努力,辛劳和创造,最后都是带不走的。所有物质的东西都不复存在,一代代都会有新的将先前的旧取代。  
然而,感叹过后还得回到当下。日子无论还剩多久,每天都得快快乐乐地往下过。找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去做,哪怕此处可爱的菜园子以后不再属于你,但今天你的手脚还能伸展,你就给花浇水,给树剪枝,踩着清明前后的雨水,往地里撒上一定会长出希望来的种子。  
扫墓结束我要走了。二姐提了一袋她连夜赶包出来的白米粽给我,还到熏烧摊上刺了点老鹅,真空包装好让我带上。二姐的心意全在上面了,我懂的。弟弟拉着我的手,一再地说,聚一次就少一次啊,我们。一定常回来看看!我是含着泪上车的。

## 母亲的香椿树

□河南辉县 王之双

我家房后有一棵香椿树。  
这是多年前,我母亲闲不住在路上拾柴火捡来的。听说是一家盖房碍事刨起来不要了,母亲就放到自己的脚踏三轮车上带回了家。父亲一看有胳膊那么粗,怀疑栽不活,用指甲掐一下树皮,见没汁液,摇摇头,意思是不让母亲白费心思做搭工活,把它烧地锅煮馍算了。母亲想起别人吃香椿时孩子们眼巴巴的样子,想试试,就在房后刨了一个坑,栽下香椿树,浇了一桶水。没想到,过一段时间,竟长出了嫩芽。  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母亲像照料孩子似的精心照料它渐渐长大。每到春风和煦,万物复苏的时候,我家房后的香椿树上就会长出水灵灵、嫩油油、绿莹莹的香椿芽,簇拥在枝头,散发出诱人的芳香,引得左邻右舍聚在树下不舍得离开,家长里短谈论不休。那些过往行人,走过去仍贪婪地回头凝望,即使吃不到嘴里,也要饱饱眼福。  
翌日,母亲把一个铁钩绑在一根长竹竿上,找来梯子,爬上房顶,扒下一簇簇嫩绿的香椿芽。  
母亲把里间瓷罐里多日攒下的几个鸡蛋拿出来打在碗里,用筷子搅动,等锅里油热撩烟时,把

鸡蛋倒进去轻轻翻炒,然后放进香椿芽,一会儿功夫,芳香四溢,一盘香椿炒鸡蛋就出来了,我们姊妹几个吃得狼吞虎咽,过了一把香椿瘾。  
不知什么时候,母亲惊奇地发现,香椿树周围生出几棵香椿树,大概是根须延伸所致,长势喜人,椿芽鲜嫩,竟引来城里的香椿贩儿,一看这纯天然货,甚是喜欢,张口就给母亲每斤38元的高价钱。母亲淡然一笑,摇了摇头,香椿贩儿很直爽,“你说个价。”母亲说:“不卖。”  
吃过饭,母亲挎起篮子去了李大伯家。她说:“上一次摘了点香椿,给了你张大娘、林大爷,这次给你李大伯。你李大伯的儿子远在河北,由于疫情一家人就地过年没有回来,他一个人生活孤独啊。”我知道,春节是母亲给李大伯包的饺子。上礼拜见母亲给李大伯送去几个热菜包。  
母亲生日这天,我给打电话,要接她到城里。母亲说城里拘束,没有在家随便,吃不惯那山珍海味,说什么也不来。中午,发来视频,我清晰地看到,母亲和张大娘、林大爷、李大伯坐一桌,说说笑笑,端着香椿搅团,吃得喷喷香。

## 清明遐思

□山西阳泉 孙克艳

初春才过,梨花风起卷起千堆雪,这就到了清明。  
这时节,“万物生长,皆清洁而明净”,大地一派欣欣向荣。不偏不倚的一场春雨,恰恰落在清明前后,不仅润泽了万物,也浇湿了游子的乡思,激发世人对先祖的深切缅怀。  
纷纷细雨,将此前明媚春光藏了起来。清冷的雨点洒下来,“做冷欺花,将烟困柳”。天地笼在迷离的烟雾中,人的心也被春雨淋得湿漉漉的。  
没了春阳的照耀,花团锦簇也失了明媚,在春雨中楚楚动人。若是身处异乡,走在陌生的道路上,心中总是怀着几分凄然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这诗句,大约总会在脑中浮现。  
淋着春雨,一边体味千年前诗人的心境,一边禁不住想念清明时家乡的烟雨迷雾,和清明前后一家人的繁忙:或是有条不紊地祭奠祖辈,或是与家人团聚踏春游玩。于是,心中的怅然越发繁茂了,就如眼前凄凉的春雨,就如眼前连绵的春色。  
也许,正是人们清明时的忧思,结成了一张网,将大家对亲人的想念和怀念积聚在一起,悬浮在空中,这才有了天上的阴云,继而有了清明时那淅淅沥沥的春雨。每一滴洒落人间的雨水,都是谁对谁的思念呢?  
缠绵的春雨,串起了一段段湿

答答的过往,而微凉的梨花风慰藉了欲说还休的心事。放眼望去,一边是不可回溯的往昔,一边是冷暖交替无法逆转的季节变幻。满眼的新绿,满眼娇艳欲滴的姹紫嫣红,都在无声地提醒着我们:季节轮回,时光更迭,终究是谁也无法逾越的自然规律。漫长的人生旅途,恰似一江春水东流去。要走的,终究挡不住;该走的,永远握不住。  
平日里岁月静好,全家和乐。只有到了清明,在纷纷细雨中,面对祖先的墓碑时,大家才会抛开一切尘俗的纷扰,沉思生死这个人世中最沉重的话题。垂垂老矣的父母,犹如一堵饱经风霜的墙壁,横在生死之间。有他们在,即使我们不再年轻,却仍然是某人的孩子,仍然可以撒娇卖萌。因此,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  
一年一度的清明,让我们卸去一身尘埃,直击被华裳包裹的肉体后面的灵魂,追问那些平日里因为琐事,而不曾面对的拷问:我们来自哪里?我们该如何面对人生的两端?我们又该如何度过这未知的一生?想清了这个问题,也就明白了“清明”的深邃与厚重。  
一个节日,两种情丝;一边是过往,一边是未来。走进清明,在深切地缅怀先祖之后,也要好好地想一想,怎么度过接下来的每一天,如何做一个“清洁明朗”的人,才能不负春光,不负人生。

## 生命之路

□南京 徐影

上小学时,每年的清明节,都会换上雪白的衬衫,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,跟随老师去雨花台烈士陵园,参加凭吊革命烈士活动。伫立在烈士塑像前的我,心中总会默默念道: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,是无数烈士用生命,用鲜血换来的,涌动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,发誓:要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,回报今天的美好……  
三十六岁我本命年,母亲,一夜之间不再醒来,没留下半句话,无声无息地就走了。那一刻起,我没有了妈妈,没有了可回的家……  
人生只剩归途,清明又多了一处牵挂。  
2021年的3月31号,我参加了为生命接力,为医学研究捐献器官,捐献遗体的“志友”祭拜活动。这是我之前不曾想到过的……

## 剪根

□山东临清 杨金坤

客厅中的绿萝长势极好,不到一年就爬满了影视墙,让整个客厅看起来充满生机。但最近几天,不知什么原因,整株绿萝总是叶片发蔫、变黄和脱落,有一根枝条甚至变成光秃秃的茎杆了。  
“这病好治,剪根。”我请来从事养花、卖花行业的高中同学,同学看了看绿萝,很轻松地说。  
同学说完,在花盆中拽了拽绿萝,见拽不动,同学直接把花盆剪开,取出绿萝根系,只见整个根系密密麻麻又发黑发臭。同学干脆利落,根系腐烂部分直接从枝条处剪断,根系太长又很杂乱的直接剪短,根部老化成褐色的也进行修剪。  
“哥们,别太狠了,你不心疼我

可心疼。”见绿萝的根系在同学手中越变越小,我着急地说。  
“烂根要剪净,否则再次腐烂;根系要剪短,刺激新根长出;老根系要修剪,改善生长状态。我剪得没毛病。”同学自豪地回答。  
同学剪完以后,把剩下的稀稀疏疏的根放在高锰酸钾溶液里浸泡了十几分钟,晾干以后,又把绿萝栽种在一个新花盆里。  
“剪根,是为了更好地生长。放心吧,用不了十天半个月,你的绿萝就要长疯了。”同学见我怀疑地目光盯着绿萝,拍拍我的肩膀说。真应了同学的话,三天以后,发蔫的叶片硬挺了,变黄的叶片又变绿了;七天以后,整株绿萝的叶子绿得都能汪出水来;十天以后,枝

活动,听到了很多已捐者的爱心故事,这其中老红军,老干部,知识分子,有尚未成年的孩子,有全家三代加入志友的典范,还有更多的像我一样的平凡人。一个个事例感动着大家,也感动着自己,虽然气温较低伴寒风,却没感到丝毫的寒意,这就是精神所至吧。  
为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,用平凡生命最后的闪光把人间照亮,全国已有三百多万人选择加入志友的队伍,南京这个博爱之都,加入志友已不在少数,三万多的志友中,有人常年奔波在公益服务中,他们不需回报,不需名扬,互相嘘寒问暖,在社区街头宣传。只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志友的意义何在。希望更多地人加入其中,身后筑起他人的生命之路。  
枝条变粗,新梢成长。  
在成长过程中,我们扎下许多根。“五色令人目盲,五音令人耳聋,五味令人口爽,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,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”我们经历越多,积淀越厚,心灵里扎下的根也就越多,背负也越重,孩提时代那些简单的快乐,纯洁的喜悦,一去不返。这时,我们也需要拿起剪刀,豪不客气地为自己剪根。把抱怨之根剪断,把物质之根剪短,把欲望之根舍下。  
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只有把妨碍我们心灵生长的根系剪掉,我们才有调整休憩的时机,我们才能走得更远,我们才能绽放生命的光彩。  
剪根,是为了更好地生长。